

章証

巴人著

572



証

章

巴 人 著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証 章

巴 人 著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零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1482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6 1/2 字數 116,000

1957年9月第1版

195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2,000 定价(6) 0.55 元

高聳天邊的東屏山，象一大塊濃重的黑雲，逶迤地橫拖在這黑沉沉的古城的東北角上。仿佛是一排守夜的衛士。

時間正交午夜。這大而无當的繁華的古城，開始從東城方面起一段段地沉睡下去。只有在南城那面還輝映着微弱的在濃重的黑暗的壓迫下、幽幽吐息的夜光。過分淒涼的略帶淫蕩的歌聲，仿佛從秋坟中傳出來夜鬼歌唱，忽斷，忽續，忽近，忽遠，忽而跟流風消逝，忽而又隨夜氣飛來……叫人凜然想起一個將死的病人的掙扎和呻吟。但一到午夜以後，所有的繁華場面，全都被收拾在靜默里了。

於是，東屏山腳下那漁村里住戶們豢養着的狗子，開始感到壓迫似地汪汪地叫出聲來。這叫聲，是那麼的激烈，~~不那麼的哀涼，仿佛沒~~全個古城里市民的灵魂，在一声声哀~~呼中，~~冷然地流過全個黑暗的空間。

這大而无當的繁華的古城，終於象一個斷了氣的病人，~~整個地靜然死去。~~所有鬼火一樣的街燈，如同祭靈的燭光，~~在陰暗中搖盪。~~在各街弄，各條馬路，這時有幢幢的鬼影。~~市民們的灵魂~~出現了。

一切繁华的夢——大时代里小人物的难以实现的企圖。大人物的凌空的壯舉。卖淫妇出格的笑声中一份悲涼的打算。企业家飞舞着的算盤。暗杀者机密的夜謀。小偷强盜舍身的行动。法官們四張着的法網。特务們象獵狗一样的眼睛和吃人的血嘴。警士們黑漆的棍棒。小科員們吓人的証章。小販們的苦叫。清道夫轉动車子的声音。蚊子的垂死的哀叫。垃圾們被抛弃的叹息……——全都显现了。于是那住在东屏山脚下的世界湖边，象一匹泥土扑落的癩蝦蟆，——咱们的这本书的神秘的主人公，杜清白先生突然醒过来了。

“喂！喂！”他一醒过来，就伸手推着睡在身边的老婆，紧张地叫道。“有打門的声音呢，你听到嗎？砰，砰，砰的。”

他那年輕的老婆，就象一匹死猪，睡得爛熟，怎么也推不醒。她咿唔了一下，轉过身，又睡去了。仿佛日里做了吃力的苦重的工作，此刻是疲倦得要死去。但实际上呢，她白天里除偶然打发几餐菜飯以外，什么事也沒有上手过。不过近来她那身子可发财发福地胖起来了。这怕是她貪睡的原因吧。

“醒来呀！醒来呀！有打門的声音呢！”丈夫偏不放过她，拚命地推着。接着还凑过嘴去，咬着耳朵叫道：“还不醒来嗎？有人打門呢——仿佛还在叫‘杜老爷杜老爷’呢。”

“唔！”这回，这发胖的老婆，才抹了抹眼睛真个醒过来了。“什么事呀？”可是她还意識朦朧的，有气沒力地問。

“你听到嗎？砰砰砰的，不是有人在打門嗎？”說着，他就坐了起来。同时，也把老婆攙起，肩挨肩的亲热地靠住。

老婆把头搭在他的肩坎上，側着耳朵听。靜空中只漾着一陣兩陣隱約的狗声，合着水窰里那象深夜念經的和尙敲着木魚似的閣閣的蛙声，可就沒有砰砰砰的打門声。

“哪里有什么打門声，怕是你在做夢啊！”老婆发着脾气說。

“什么？沒有打門声嗎？那是你耳朵給耳屎塞住，听不清了！我此刻还明明听到有打門声，而且还一声又一声的叫着杜老爷呢。”

“那是你在发发昏了！鬼才叫你杜老爷呢。”老婆馬上豎直身子，一把推过了他。險些儿把他推到床下去。“你日里瞧到来游湖的，全是西装大袍上挂着个証章，全是些做官身份；你瞧在眼里，記在心里，想想自己求官，足足求了三年，連芝麻綠豆官都不曾得到，发急了，連做夢也自以为做了官，有人叫你老爷了。可是你別再发昏了，还是讓老娘睡覺吧！”

說着，她就拉上被头，把身子退下被窩里，睡了。

老婆这一頓搶白，可叫杜清白先生眼楞楞呆住啦！老婆是新式的。既未經过媒妁之言，也未有父母之命，是自己恋爱上的。爱她既热情，又开朗，具有南国的风光——那种生長在热带社会里发育得皮包不住肉似的懶洋洋綿軟軟的迷人的情調。这跟出生在东北，讓悲苦和寒冷鍛煉得有点

阴郁和卑下的自己的性格，竟成了个对比。怕也是自然的规律：阴极和阳极一碰上就互相吸引，两种不同的性格也就很快地结合在一起。可是一到生活的鞭子抽到他身上的时候，杜清白却发现：这种老婆的拿手好戏，第一是撒娇，第二是使性子，第三便是爱睡。这就叫他不免有点“那个”了。何况现在，杜清白为了求官，足足求上三年，弄得他们所有东西，全都吃光当光，还没有一星星的希望，怎么叫他不整夜睡不着觉，并且对这个总是事不关己，夜夜睡她好觉的老婆有点儿讨厌呢？这回，真的有人在打门叫杜老爷了，而她还是一个不理，那简直叫他生气，而且觉得非卖掉她不可了。

“好，你不信，让你睡着吧！”但他终究只好忍着气，这么嘟囔着，独自披衣下床。好容易在桌子上摸得洋火，擦亮，点着洋油灯，这才瞧见一个瘦棱棱的黑影子，横抹在那用发黄的白报纸东拼西补着的左面墙壁上。他开初吃了惊，以为是什么鬼影子，——人们传说在这里曾经有个失业青年吊死过的；但接着，当他坐下在小板凳上的时候，看到这墙上瘦棱棱的黑影子，也就矮了一段。这才叫他理会过来，原来不是什么鬼影子，而是自己的影子。因而也觉得很有趣了：人总是用自造的幻影来吓唬自己的呵！

小小的房间，在这微弱的淡黄的灯光下，益发显出寒飕。一张小铁床，横靠后面，跟那斑斑点点的发绿的墙头接住。和这床成平行摆着的，是一张长条桌，靠在前面黑色朽蚀的窗槛下。桌面上，杂乱地堆着些红绿面子的新式书本。

左右兩壁，就分擺着四把椅子，兩個茶几。椅子面上，積有一二寸厚的灰塵，仿佛主人從沒有在這上面坐過。——而實際上，咱們主人閑着沒事，却確實老躺在床上海數日腳——但這一切，對於杜清白是如何熟悉呵！——全跟自己的老婆一樣的熟悉。它們一從木器店租來，仿佛就跟這主人共負起苦難的命運，靜待“那個日子”到來呢。

“是呀！那個日子不是來了嗎？”杜清白突然站起，仿佛他左耳邊有人這麼在叫。但一會兒，這叫聲仿佛又變換了。他側下半個腦袋靜聽，不錯，這聲音是那麼叫着：“杜老爺！杜老爺！開門呀！開門！”接着，又是砰砰砰的几下打門聲。

“這回是一定了！忍耐了三年苦痛，飽看了三年人家的証章，這回可還不是嗎？”杜清白想着，拿起洋油燈，回過他那濃眉大眼的黃瘦臉兒，向床上滾着灰白色衾頭蜷臥做一團的老婆，直瞪了一眼，私下里咒罵一句：“死懶貓！”他就在这“死懶貓”响彻一屋子的打鼾聲中，悄悄地打開房門，溜到小院子裡去了。

一院子的黑暗。茫茫的夜空中顯出鉛一樣的寂靜。秋夜的冷氣，陡的襲上身來，杜清白先生不禁打了一個寒噤。手裡的燈光，一透一透地顯出些怯弱的樣子。他緩緩地踏着滑溜的泥地，穿過小院子，摸上前進屋子的走弄，一手撐着灰塵撲落的上黑膩的板壁，一手高擎着洋油燈，低着腦袋細看着這高低不平的過道，小心在意地放下腳去。他一步兩

步，好容易才摸到堆滿漁網、釣竿、籬、筐、鋤、斧等等雜物的大門邊。

果然，門外有個人站着等候。就是隔着一扇大門，杜清白也可聽到那個耐不住靜等的人的急促的呼吸聲。他馬上答應一聲：“哦！我來開門了！”就揀一塊平穩的地面，放下油燈，用全身力量，拔下門栓，打開了門；往外一瞧，卻是什麼鬼影子也沒有。

茫茫的夜空蕩漾着靜和的夜氣。遠處有一陣兩陣象要冲破這暗夜的沉重壓力似的蒼涼的狗聲，冷冷然直刺進自己的靈魂深處。湖邊剛才還在噪鬧着的蛙聲現在也沉寂了，僅有微風吹過草尖的細語。展在眼前的，只是些搭在那污泥上、埋在草叢里的几進破落的低矮的漁戶們的住屋。有几處屋上的茅草，仿佛就要飛去似的，黑飄飄地浮在灰暗里。路邊屋角的櫻桃樹，如同一幅闊大的淡墨畫，枝干綽約，影簇簇地靜停着。有几枝枯老的樹枝上，還約略可以看出挂着些曬干了的灰白色腐草。路上全是些泥漿跟那豬糞和羊矢，稍遠的左手路角上有个兩丈轉圓的積糞潭。這時，在涼爽的夜氣下，它們都一陣陣地發出一種臭豆腐干的气味，冲到杜清白先生的鼻子里來。

杜清白先生在門外孤另另地呆了老半晌。橋那头送來一陣“霍咯霍咯”的站崗警察的咳嗽聲，這才使他豁然惊醒過來，赶忙吐過一口氣往屋子裡鑽去。

“哦！是了！”把大門重複关上，他才發現自己的愚蠢。

“这打門声一定在后門。”他想。“平常有人打前进大門，自己屋子里全听不見。但这回，我明明听见打門声，那还不在于后門？啊，是的。现在得赶快往后門去。”他于是抬起洋油灯，揮动兩腿，放大步子，踉蹌地打过道走回去。

昏沉沉的小院子里流过一条淡淡的白光。他站下来，再听，那老婆的懶猫似的打鼾声，呼魯魯地在响。一会儿，砰砰的打門声，果然也清楚地从后門傳过来了。他靜住心，耐住气，側下半个腦袋，再給仔細一听，果然，那“杜老爷杜老爷”的叫声，也分明在空中震蕩着。

“哦！我来了——我来开門了！”他馬上答应着。巴望一溜烟从中間穿过去。可是中間摆滿了白木的椅子，桌子，板凳，跟那些木梯子，破瓶罐。他就把洋灯放在那桌上，自己扎住寝衣，跳过过間的高門檻，晃着黑影窜出去。結在門上車輪子那么大的蜘蛛網，就籠住他的一头。伏在壁角的蜘蛛，全以为秋蝇之类飞上了網，直从緣絲奔下来。他穿到后院子，又是茫茫的夜空蕩漾着靜和的夜气。他跑到竹籬笆板門那里，側着板門听，什么声息也沒有，只有从湖心吹来的夜风，揀板門縫颼颼的削进来，他的兩頰就如被刀尖划过，有点儿刺痛了。

回到后院子中間站定。这回他禁不住心头的酸楚，一陣陣往喉头涌来。兩眼湿潤潤地尽在作酸，作冷。一切都是空呵！一切都是幻影。然而别人家可多么实在呀！穿着齐齐整整的衣服，梳着滑滑澤澤的头发，一手挽着画眉点

唇、目光四射、矯捷活潑的摩登愛人，一手揮着条手杖，瞿瞿地吹着口哨，囊囊地敲響着皮鞋，胸前蕩漾个顏色鮮明的圓証章，在湖里各条馬路溜躑。仿佛一湖的秀色，全是为他們点綴着，安排着的，这該是多么幸福呵！自己的希望也并不太奢。既不想有一輛汽車，在馬路上橫冲直撞；也不想置一輛馬車，把車廂刷的挺黑挺亮，讓什么美人魚一类的电影明星坐在那上，自己穿着一身干淨的車夫制服，鞭打着一匹雄美茁壯的牡馬，叮叮当当響着鈴子，湖里湖外兜着圈子冒充風雅。自己就只要一个——圓圓的証章呀！然而，現在呢……

現在，在他的頭上是鉛一樣沉重的夜空。四顧茫茫，沒有一個人可以申訴，沒有一個人給他一臂之助。有的是，那从室內傳出來的懶貓似的一聲兩聲的老婆的打鼾聲，跟那靠籬起着的小屋子裡發出來的豬叫聲。他就給飄在这种沉澱的叫人煩躁的聲音裡了。

他不能再忍耐了。他甚至發現了这豬子的叫聲，也包含着嘲諷意味，仿佛在罵他“荒唐与无知”，該落得这么个淒涼境地。他忽然在腦子裡显现了那只黑豬子的形象，并且記起今年是屬“豬”的年头，叫什么“乙亥”年的。那么这黑豬子不就是他的命运之神嗎？他这么一想，不禁眼前一黑：那黑豬子突然变作了一个張着大口、露着獠牙的惡魔。它直立起来，前蹄变成兩手，而且右手还拄着一条拐杖，它踏着后蹄向他迎面走来了。他大吃一惊，拔步往屋裡就跑。他跳过

橫七豎八地堆在地上的木头，正將穿入堂屋，他听到咻噠一声，屋梁上掉下一只蝙蝠，忽然又从他脚前搶地飞起，掠过他眼前飞走了。他不觉又吃了一惊，于是他就觉得后頸子上，有一种东西冷颼颼的在爬。他疑心自己是被什么鬼怪纏上身了。他一閃身进了堂屋，堂屋內灯光暗然，他急忙把灯入室，伸手往自己后頸子上摸去。一只怪大的老蜘蛛，就爬上他手背来。他赶忙把手一挥，蜘蛛跌入長板桌上乱書堆中。他这时似乎清醒了。他不甘心这小东西的侮辱，气愤因失望而愈高，他觉得有复仇的对象了：他非把这只老蜘蛛扑灭不可。

“是呀！”他想了起来。“我沒有一个証章，可向別人示威；难道我也沒有打杀一个蜘蛛的权力了嗎？”他于是憤憤地向乱書堆中搜索这犯罪的小东西，可是这小东西竟象流星般消逝了，什么影子也找不到。他更加憤怒了。他把所有的書，全拋到地上。忽然，在那桌面上，显现了一个闊大的藍边封筒，那封筒外面是这么的写着：

委任令一件	
杜清白科員	
牧民公署緘	

他不禁哇的叫出声来，但还以为自己在做梦，赶忙用手掩住自己嘴巴。他耐住气，全身发抖，再把那藍边封筒翻过面来看，是：

中華民國乙亥年八月五日封

在这赫然的几个大字上面，还盖着“牧民公署之印”六个紅色篆字方印。

“八月五日，八月五日，那不就是昨天嗎？”他計算着，一点也不錯。前五天，是八月一日。他为了祈禱自己有个好命运，曾經吃过一天的素，虽然說来不免迷信，但毕竟也表現了他求官的虔誠。算来到昨天剛巧五天。但他还不很相信这委任狀会是眞的，也許老婆故意开他玩笑，弄个虛玄，假造出来的。但他回头瞧瞧老婆，她仍旧睡得十分香甜，且把身子曲成个弓字形，讓圓屁股挂在床边外了。他不禁暗自好笑，再把这封筒打开，取出里面心子来看，儼然是一张黃見紙的折子。他翻开第一頁，但見上面潦草地写着：

牧民公署委任令第三千九百六十号

茲委杜清白为本公署七等科員，派在总务司服务。此令。

这以后，就全是空白。直翻到頂末頁，又是一行行書：

中華民國乙亥年八月五日

那上面也一样盖了个方篆印，旁边还盖着个“牧民公署署長商”天藍色木戳子。

“啊！这决不会弄錯的，这也决不会是假的！自己老婆断然不会干这一手：竟能这样周到和詳密。”他这么一想，馬上就覺得这世界全屬於他了！他很想推醒老婆，叫她分尝一份欢喜。但他不能忘掉剛才老婆对他的奚落，他要揀个時間，給她尝一尝顏色！他把那折子收在封筒里，又揣在內衣里藏好。他勉强耐住高兴，吹熄了灯，把老婆往里一推，自己就躺下床去——睡了。

东屏山在天际显露了它那青蒼的面目，沿山脚大路上，这时开始有上城来的乡下人。他們大都一边赶着头驢子，一边挑着东西。驢子背上有的驮着一大堆柴草；有的驮着蕃茹、芋芳、蔬菜等类杂物。有的則驮着滿包的麻袋，麻袋里大概裝些谷子或是麦子。他們一边叭叭地赶着，一边不时唱些不成腔的歌調，有时一匹雄驢子，瞧到队伍中有匹雌的，就会“唔啊——呃呃”的震人心肺地叫起来。在它那倔强而悲苦的叫声中，显明地表露出它那干渴得要死的性的欲求。赶驢子的人們，这时照例往那干叫的驢子身上抽了几鞭，把它赶跑了几步，这才讓自己唱出一套自己喜欢的爱情山歌来。

大概他們把驢子赶到这古城东門外的時候，他們不再前進了。他們把驢子拴在城外空地的木樁上，卸下这些供給城市居民必需的貨物，自己溜进小茶館子里去喝茶，吃大

餅油条，靜等买主到来。这时候，那隔了个湖面的远方的高空上，就象海濤滾来似的响出了一陣陣哄隆哄隆的閤声。接着，一匹漆黑的漫長的怪物，在对面荒郊上有力地滾动，在冲向前进，而嘟嘟嘟嘟的汽笛声也叫出来了。这是从一个繁华的商埠——“东方巴黎”駛来的特別快車。它載来了一車昏昏夢夢的人們，它也載来了一車那商埠里餓斃的工人同胞們所制造的各种各样繁荣这古城的一切生产品。——于是这大而无当的古昔的皇城，又慢慢地一段一段醒过来了。先是各条馬路，在灰蕩蕩的空間，伸动着腿子。接着，影子似的呆站了老半夜的崗警們，开始把黑漆棍反剪在背后，一步兩步来回地散起步来。过后，作为这古城的动脉的公共汽車，就在直伸着的各条馬路的腿子上，流动起来了。于是象无数黑熊伏着似的那些屋子的鄰近，都傳出各种不同的声音：老媽子們打风爐声，太太老爷喚人声，小販叫卖声，老鴿斥責淫妇貪恋嫖客的叫罵声，清道夫推車打鈴声，公館里鸚哥儿喚仆声，男仆們跟女佣們的調笑声，小汽車放气声。……全个古城活过来了。活过来了，那闊大的世界湖，也展开罗紗似的薄霧，清秀地露出笑臉。仿佛她靜靜地休息了一夜，此刻也應該淡裝濃抹的打扮一番，卖淫妇似的，去招待一切来此盤桓的貴客了。

漁民們大都已經在吃早餐。碗碟的琤琮声，惊动了杜清白的老婆。真是一覺甜蜜的好覺！她抹着眼醒来，却不料一向清早起来燒水給她洗喝的丈夫，还死睡在自己身边。她坐

在床上，披了一件寢衣，捧一捧自己胖得紧咕咕的肚子，縮緊腰帶跳下床來。她賭着氣，沒好聲氣的推醒了杜清白先生。

“什麼時候了？什麼時候了？”杜清白先生一醒過來，便倉惶的問。

“什麼時候了？——虧你問得出來！你家里的鐘呢？”老婆噉着嘴回答。“就是我那只金手表，還不是給你送到當舖里去了？”

老婆說着，大模大樣地走到窗前去。冷不防雙腳踹在書堆上，險些兒一個倒栽蔥。

“怎麼一回事呀！”老婆吃了個不小的驚，叫着。回頭瞧瞧丈夫，丈夫一邊在匆匆忙忙穿衣服，一邊獨自個兒不住嘴的叫着：“糟了！糟了！報到去，不會太遲了嗎？”

這情景，可叫她呆楞住了。丈夫莫非此刻還在做夢？天呵！這一份痴心妄想，到哪時會收住呢！

“唉！你这个痴子呀！你在講什麼話？”这回，老婆总算帶一份憐惜的口氣，問道：“你說報到去，會太遲嗎？你往哪里報到去呵？”她一邊問着，一邊就把那些書拾起來，仍舊給亂堆在桌上。

“到牧民公署去報到呀！”可是丈夫却還一臉正經地回說着，並且迅速地穿正了長夾衫跟跑鞋。

“哦！哈哈！你說牧民公署——是那個陷阱巷牧民公署嗎？”老婆雖然憐憫着他，但也禁不住笑出了聲。再看看丈夫那種認真而又倉惶的神色，她又不禁楞着兩眼，一手掩

住嘴，一手撐住桌子，面對着丈夫傷心了。“唉！老天爺呵！這是打從哪里說起的呢！你不是發瘋了嗎？”

杜清白先生直起身，一看老婆竟這樣慌張，昨晚想好的主意，又回到心上來了。他正一正衣領，作古正經地大聲說道：

“誰叫你貪睡！誰叫你貪睡！哼！”他說着，心神不定地往四下里瞧一瞧。“昨晚我說有人在打門，叫杜老爺，你偏不信，還罵我熱昏；哼！你去瞧，這是什麼東西？這是什麼東西呀？”他從內衣袋里拿出那藍邊的大封筒，向老婆眼前晃了晃，就擲到老婆手里。

老婆既是自由戀愛出身的，那無疑地住過幾年學堂，識得幾個字。而據說，那一類女人的識字目的也無非是看看丈夫的委任狀簡任狀的等級，或者收收別人來孝敬的禮物，寫寫“收到”跟“敬使幾元”等等字樣。此刻她把封筒接在手里，一口氣念下去。念完了正面，再念完背後，再抽出那折子來念。她越念下去，越感到自己身子發抖得厲害！她把那折子足足念上十遍。她念一遍，看一看眼前站着的男子——一頭枯發，一臉蒼白。她看一看這眼前的男子，又念一遍折子——這委任狀。她越念越懷疑起來；越懷疑，越覺得這委任狀里的杜清白，不一定就是自己丈夫杜清白。這也許是自己丈夫昨夜更深起來，不知向哪里偷來的。委任狀里的杜清白，是另一個的杜清白。——老婆就這樣凝神運思的想着。

“儘管那麼念着干嗎呢？”丈夫終於生起氣來，覺得這